

《不速之客》

吳秀堯記述

二十八年前我與先父搬到一棟仍然位於台中，一九八八年落成的六層雙拼公寓大樓，我們住靠北邊的一、二樓，與在同一大樓南側一、二層的先姑丈、姑媽一家人為鄰。我們與他們家有相同的後院，面積合起來大約十五坪左右，上面鋪著水泥，下面埋有化糞池。庭院本屬大樓住戶共有，因為當初建築設計的關係，只有我們兩戶使用。

我們公寓後面有一棟三層樓房，背對著我們，他們的後院與我們的院子大小相仿，種樹又種花，像個小公園，兩院之間有一牆相隔。

先父可能是想念老家的日式園景，也可能要與隔牆的苗圃比美，從來不種花的他，居然陸續買回來大大小小的盆栽放在後庭，有櫻花、蘭花、紫薇等，蒔花弄草起來。當他傍晚在庭院忙碌的時候，先姑丈、姑媽常常過來與他閒話家常。

* * * * *

一個冬日早晨，還不到七點鐘，我剛才起床不久，突然間聽到一刺耳的尖叫聲，從房子這頭嗖地噴射到那頭，像是要將整個建築物撕裂似的，我瞪大眼睛，整個人僵住了。

幾秒鐘後，我方才弄清楚是樓上的對講機發出的聲響，趕緊按照幾個月前賣我們機具老闆的教導，仔細檢查，卻不知那裏出了問題。接著樓下的新通話機也發出同樣的怪聲，我衝下樓查看，又按又壓的，同樣不得要領。

之後，完全相同的怪聲音一直斷斷續續地響個不停，一會兒樓下一會兒樓上，我疲於奔命，不知所措，越來越煩惱。

* * * * *

一天午後，我到屋後的新花壇賞花，看到一隻不知名的鳥兒在樹梢跳躍，十分快活。一時心血來潮，到廚房拿了些剩飯放在地上等它來吃，它卻不來。我進屋去關上紗門，在門後偷窺，它還是不肯飛下來品嚐，我只有忙自己的事去了。

第二天，想起撒飯餵鳥的事，前去查看白飯是否還在。門一打開，發現地上的冷飯已然不見！小鳥終於接受了我的好意，我與野生動物之間偶然建立起無須言傳的難得友誼，十分歡喜。

* * * * *

最後，我猜測是一隻小鳥被困住無法脫身的求救聲。一、二樓門窗都有紗網擋著，不知鳥兒什麼時候鑽進家裏來的，而且又是什麼鳥呢？我的煩惱更深了！

我上樓一個一個房間搜尋，最終發現聲音是從二樓面向街道的主臥房浴室裏傳出來的，可是又遍尋不見小鳥兒蹤影。研判小動物可能被纏在淋浴間牆後的通風管中。

這更衣室一年半前才整修過，緊貼著這面牆的，有盥洗盆、蓮蓬與馬桶，壁上更黏貼著仿樹幹紋路與顏色的精緻義大利瓷磚，所費不貲，我又極其喜愛。我垂下頭詢問自己：「難道要拆除營救小鳥嗎？」

旋即又抬起頭回答自己道：「壁磚打掉可惜，可是生命更重要。」我唉聲嘆氣，欲哭無淚。

* * * * *

此後，我每天必用剩飯，若沒有多餘的米飯，必多煮一些白飯，餵食野鳥。鳥與人一樣，會呷好道相報。前來用餐的飛禽隨著日子的推移越來越多，大抵分為兩類——鴿子與麻雀。偶爾會見到歌聲響亮的白頭翁與小巧可愛的綠繡眼。儘管這些鳥種類不同，卻能和平相處。花園不僅是眾鳥的餐廳，也成為它們遊玩的樂園。

我並非天天燒飯，沒煮飯的日子，沒得餵鳥，深感歉仄，於是改用白米餵養。但是只見眾鳥停在櫻花樹上、後面鄰居各層陽台上，張大眼睛瞅著我，卻不前來食用。

直到第四天，這才一一飛躍下來，開始啄食，而且一掃而光。

那時，我方才瞭解鳥類的聰明，它們不確定米粒是否安全，不敢冒然取用，即使是不同品種的野鳥，也相約謹慎觀察三天，再集體行動進食。

* * * * *

我先關上房間的門，打開通往陽台的落地窗，然後搬凳子到盥洗室，站上去，試圖用螺絲起子打開通風機。我一邊動手一邊念佛號，以安小鳥的心，希望通風口開啓後，它可以從陽台飛奔而去。

我到一樓去等小鳥飛離，時間一分鐘一分鐘流逝，只聽到它繼續大聲呼喊，卻不脫險。我興起打電話請消防隊來協助的念頭。

但立即反駁自己道：「小姐，你可是一個人住，一群陌生男人來家裏，又東張西望，又交頭接耳，不太方便吧！」真是左右為難，進退維谷。

* * * * *

十七年前，先姑丈羽化成仙，八年前先父也離世而去。我接手園藝工作，並繼續每天以白米餵鳥。鳥很可愛，但有時也很惱人。我的房間就在二樓靠後院的地方。常常清晨時分，尤其是夏天，我還在睡夢中，就被窗外吱吱喳喳的鳥鳴聲吵醒，鳥兒們肚子餓了，等著吃早餐。

只見天色微亮，鬧鐘卻還沒響起，習慣晚睡的我有時可以再睡著，有時卻輾轉難以入眠，苦無與它們共同商議的管道。

* * * *

這時，我想到衛浴間的通風口像水管一樣，直徑只有兩、三公分，小鳥不可能誤鑽進去！所以鳥兒並不在通風管裏，那麼到底在哪兒？

我們浴室與三樓的浴室上下相連，我以為可能是住在三樓的人家前一晚帶回來一隻小鳥寵物，一早將鳥關在籠子裏放在沐浴間，上班、上課去了。小朋友不習慣新環境，因而不停地呼叫。

我認為這種可能性很大，頓時鬆了一口氣，那麼至少這隻動物不是在我家裏，我沒有責任了，也不須拆牆了。於是把陽台的落地窗關上，出門喝咖啡去也。

* * * *

我不記得在庭院餵飼飛鳥有多少歲月，也不曉得每天來吃米的鳥是不是同一批，我只會辨別鴿子與麻雀，但是所有的鴿子看起來完全一樣，所有的麻雀外觀也毫無二致。每次我走近院子的紗門，它們就立刻展翅飛走，似乎都不認得我，因為我常常穿不同的衣服嗎？可是服裝總有重複的時候啊！

最近發現前來作客的鴿子與麻雀似乎比較不懼怕我了。當我接近它們時，它們飛離的速度較慢了，我暗自竊喜，期待有一天能在一旁觀看它們用餐，與它們一同嬉戲。

* * * *

一個小時後，我回到家裏，發現小鳥不再喊叫了。我猜想可能累了，既然三樓的新家沒半個人在，再呼喊也沒有用。

我去學校辦公室計算學生學期成績，之後又去吃晚餐，回到家已是七點。進得門來，注意到家裏靜悄悄的，鳥兒不再哀鳴，或許它的主人們回來了。

* * * *

一個天氣晴朗的早晨，我在一樓飯廳的餐桌準備英語課程資料。突然感到後院的鳥鳴聲比平時宏亮，而且不是在通常餵養的地方，而是在靠近放置洗衣機的處所。於是我儲存正在使用的電腦檔案，前往查看。

當我打開廚房通往洗衣機所在的陽台的玻璃門時，只見一隻可愛的幼小麻雀在洗衣機旁的地板上一邊跳躍，一邊唧唧直叫。原來它穿越鐵窗，誤闖入空間狹小的陽台探險。然而鐵窗與地板之間，矗立著一道一公尺半高，堅硬的磚砌圍牆，它被困住了，不知如何飛離，拼命求救。

我彎下腰來，伸手要托起它，協助它脫困，它卻立刻躲藏到洗衣機底下，不肯出來。我無法可想，只有回到餐桌繼續工作。

然而，陽台外後院的鳥叫聲越來越吵鬧，似乎已經不止兩三隻鳥。我無法專心備課，嘆一口氣，再次前去視察。

不看則已，一看之下，嚇了一跳！只見陽台外前方鄰居的遮陽石棉瓦、左方的窗戶、右方的牆壁，共停了幾十隻鳥，除了麻雀，還有鴿子、白頭翁，以及叫不出名稱的多種野鳥！眾鳥爭鳴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氣勢驚人，喧鬧聲淹沒了那隻仍然在洗衣機旁又叫又跳的小麻雀。

我再次關上玻璃門，回到餐桌，愁眉苦臉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只有持續埋頭工作。

大約十分鐘後，頓感後院一片安靜，毫無聲息，一陣詫異，再去陽台一探究竟。

幾十隻飛鳥居然消失無蹤，那隻小麻雀也不知去向，只有陽光普照，清風徐來，彷彿船過水無痕，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。

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？是眾鳥聽說小麻雀被困，紛紛飛來表示關切？個個使用它們共同而神奇的語言，提出看法、建議？最後，一隻見義勇為的大鳥，像超人一般，越眾而出，飛進陽台，伸出雙爪抱走小麻雀，於是大家雀躍歡呼，一哄而散？還是遲來的小麻雀的母親站到圍牆上，諄諄教導、鼓勵小孩如何自己脫離困境，聰明的小朋友終於勇敢地自行脫險，羣眾看了點頭稱善，繼而一一離去？

* * * * *

快十點半了，我去二樓大臥室盥洗室刷牙，準備上床。無意中，見到擺在洗手台上，長方形的白色電子小時鐘才顯示十點整。這計時器雖老舊，時間卻從來沒慢過，我不解地伸手拿起來調整。這時，時鐘忽然發出與小鳥一模一樣震耳欲聾的叫喊聲！我嚇一跳，鐘差一點脫手掉落地上。

原來根本不是飛鳥亟欲脫困，是電子鐘放置電池處進水，故障了！而浴室空間狹小又鋪著磁磚，聲音產生迴響，我竟然分辨不出聲響的來源！

不禁向鏡中的自己莞爾而笑，學鳥吱吱喳喳叫了起來！